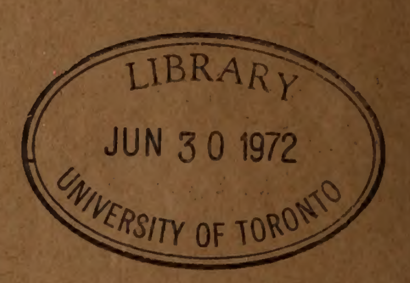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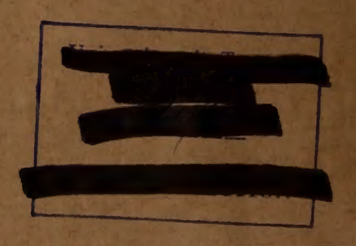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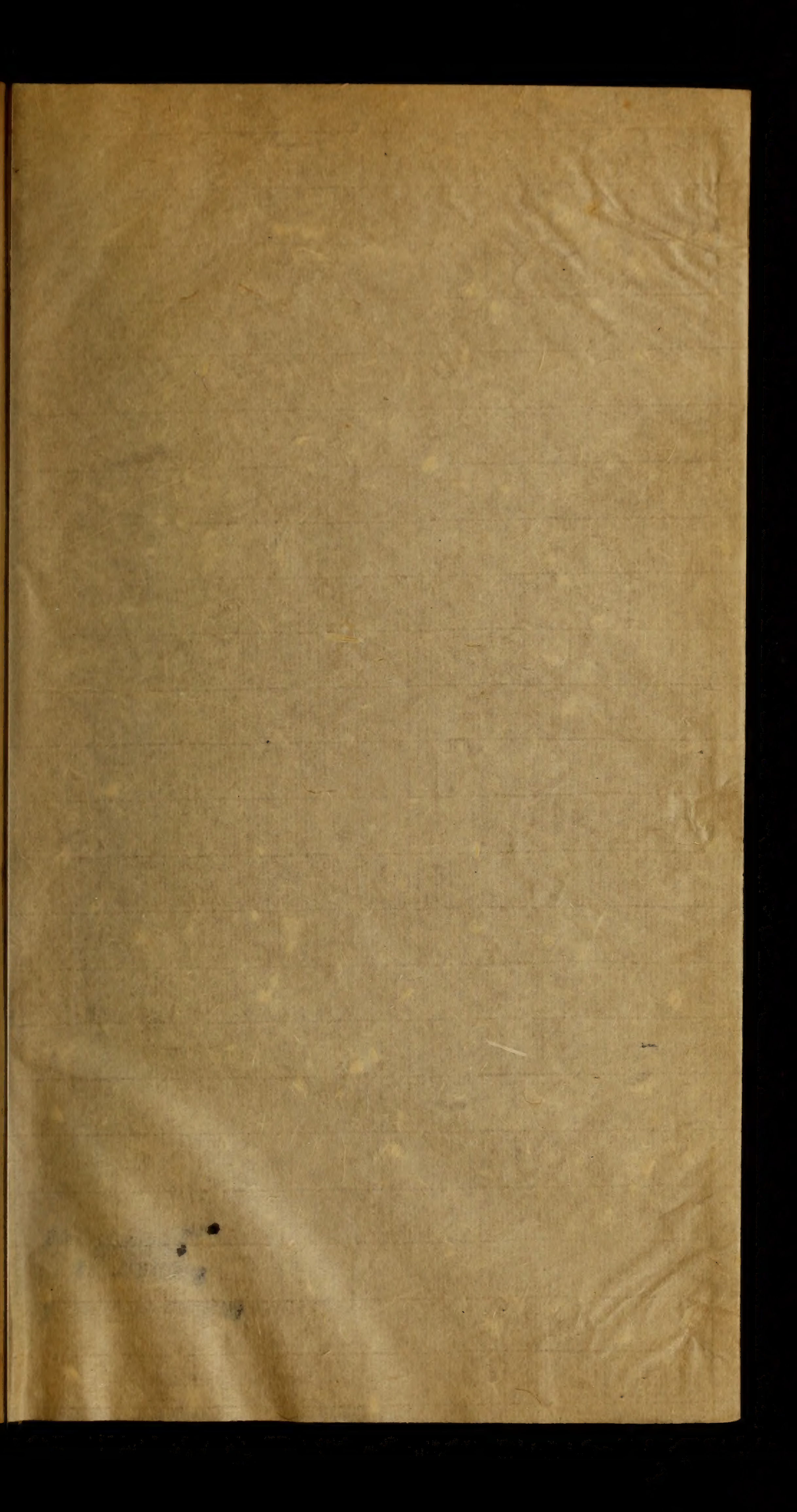

LIBRARY
JUN 30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乾隆五年閏六月十四日奉

旨開列經理諸臣銜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總閱

經筵講官太保議政大臣保和殿大學士總理兵部事務世襲三等伯臣鄂爾泰

經筵講官起居注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事世襲三等伯臣張廷玉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臣徐本

南書房校對

吏部右侍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臣蔣溥

經筵講官戶部右侍郎臣梁詩正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汪由敦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臣鄂容安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世襲三等伯臣張若靄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彭啟豐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介福

翰林院修撰臣金德瑛

翰林院編修臣秦蕙田

翰林院修撰臣莊有恭

武英殿校對

經筵講官刑部右侍郎臣張照

工部右侍郎臣許希孔

原任刑部左侍郎臣勵宗萬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浩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呂熾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學健

署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朱良裘

翰林院編修臣田志勤
翰林院編修臣董邦達
翰林院檢討臣唐進賢
翰林院編修臣李清芳
翰林院檢討臣郭肇鐄
校刊
拔貢生臣費應泰
拔貢生臣盧明楷
拔貢生臣薛世楫

拔　貢　生臣廖名揚
拔　貢　生臣徐顯烈
拔　貢　生臣王積光
優　貢　生臣王　男
恩　貢　生臣曾尙渭
拔　貢　生臣李長發
拔　貢　生臣程光林

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八次臣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五級紀錄六次臣永　保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加二級臣雙　玉

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加一級紀錄二次臣西　寧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二級臣胡三格

監造臣恩　克

監造加一級臣永　忠

庫掌臣于保柱

庫掌臣鄭桑格

庫掌臣姚文彬

吏科給事中臣倪國璉謹

奏為進

呈書籍事仰惟我

皇上軫念民瘼仁恩周浹遇各省偶有歉收隨卽多方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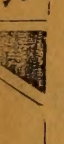
救蠲賑備施不惜

宵旰之勤勞以謀斯民之安飽然猶

聖不自聖安益求安旱澇未形疇咨早切視民如傷之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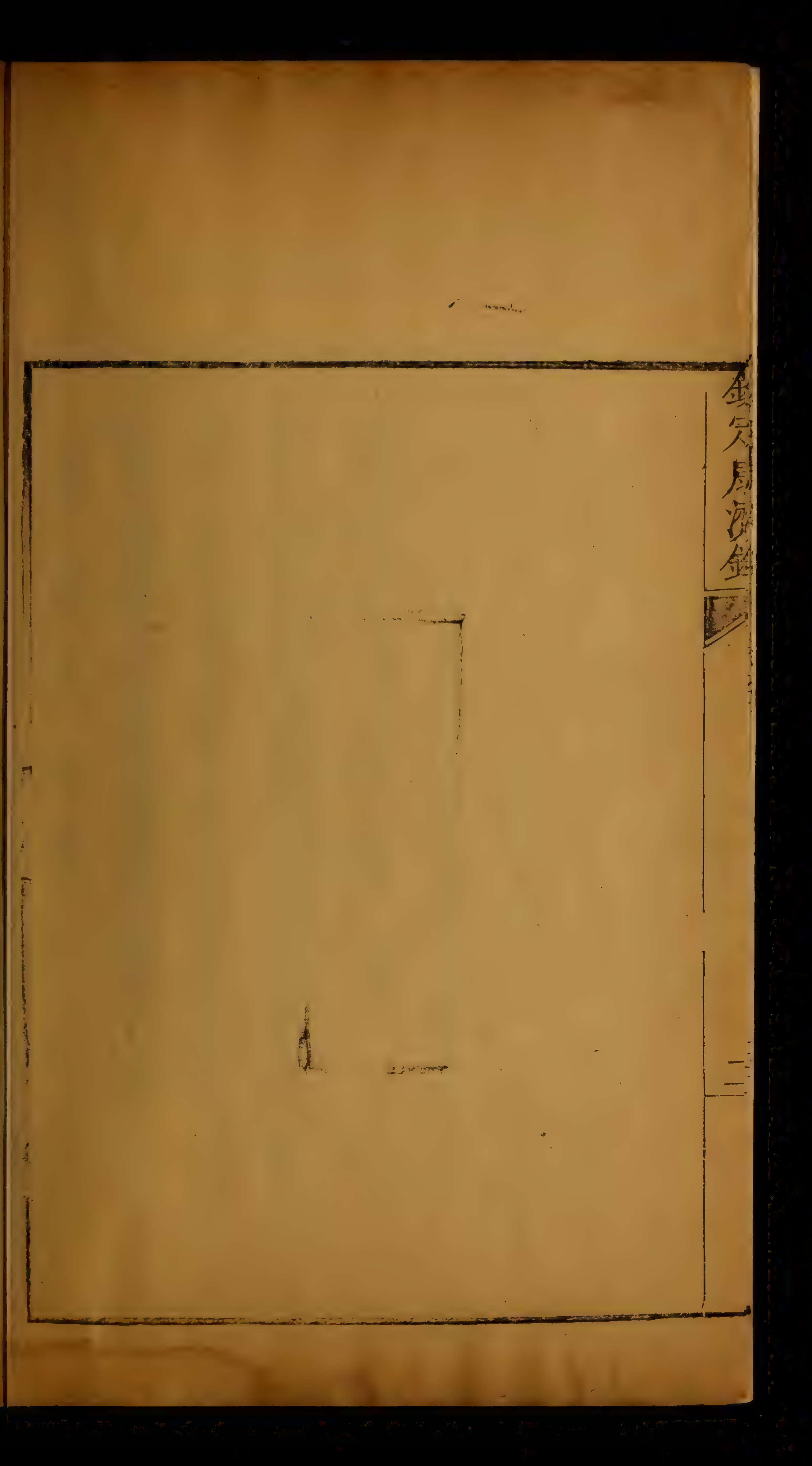
有加無已建極錫福之道曲成不遺凡屬內外大小

臣工孰不思罄竭愚忱以仰佐



聖治於萬一者臣泰居言職輪該進書因見同鄉已故錢
塘縣監生臣陸曾禹所集救饑譜一書未經刊刻其
書每條前列經史後加論說與今所進經史之體無
異是以不揣愚昧錄其大要共爲四卷恭呈
睿覽雖書中所列條目總不出
聖政之範圍然其編輯詳明似尚有可取者伏惟
聖慈垂鑒俯採芻蕘之一得宥其草野之蠢愚臣曷勝惶
悚待
命之至謹

奏乾隆四年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吏科給事中倪國璉奏進救饑譜四卷猶有鄭俠繪
圖入告之遺意甚屬可嘉著南書房翰林詳加校對畧
爲刪潤命名曰康濟錄交與武英殿刊刻頒發倪國璉
著賞賜表裏各二疋以示獎予欽此



山東巡撫臣朱定元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乾隆五年九月十六日提塘官李志健賫捧

欽頒

欽定康濟録全部到臣臣恭迎至署敬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訖欽惟我

皇上

堯仁廣被

舜澤覃敷

至德發爲文章

訏謨歸於典則風行渙汗皆天地之性情雨沛絲綸悉

知仁之流見固已煌煌著述玉振金聲秩秩縑緗珠

聯璧合矣乃

聖不自聖安愈求安翕受敷施每覽臣隣之咨儆亮工熙

績不遺獻納於芻蕘爰以科臣之陳書

特諭詞垣而校正既荷

宸覽復

錫嘉名刪潤成編鐫鏤竣事養民善政不出

一人之範圍因時制宜實爲百爾之觀法仰邀
恩命式賚臣工臣恬養無能撫綏有志獲奉
瑤函之賜頓開茅塞之愚敢不尋繹細環朝夕遵爲矩
矱謹當梨棗廣布遠近俾厥典型羣知人事之修聿
懋阜成之績飲和食德咸沐
恤災捍患之慈履厚戴
高共仰
執兩用中之盛所有感激微忱理合恭疏
奏謝

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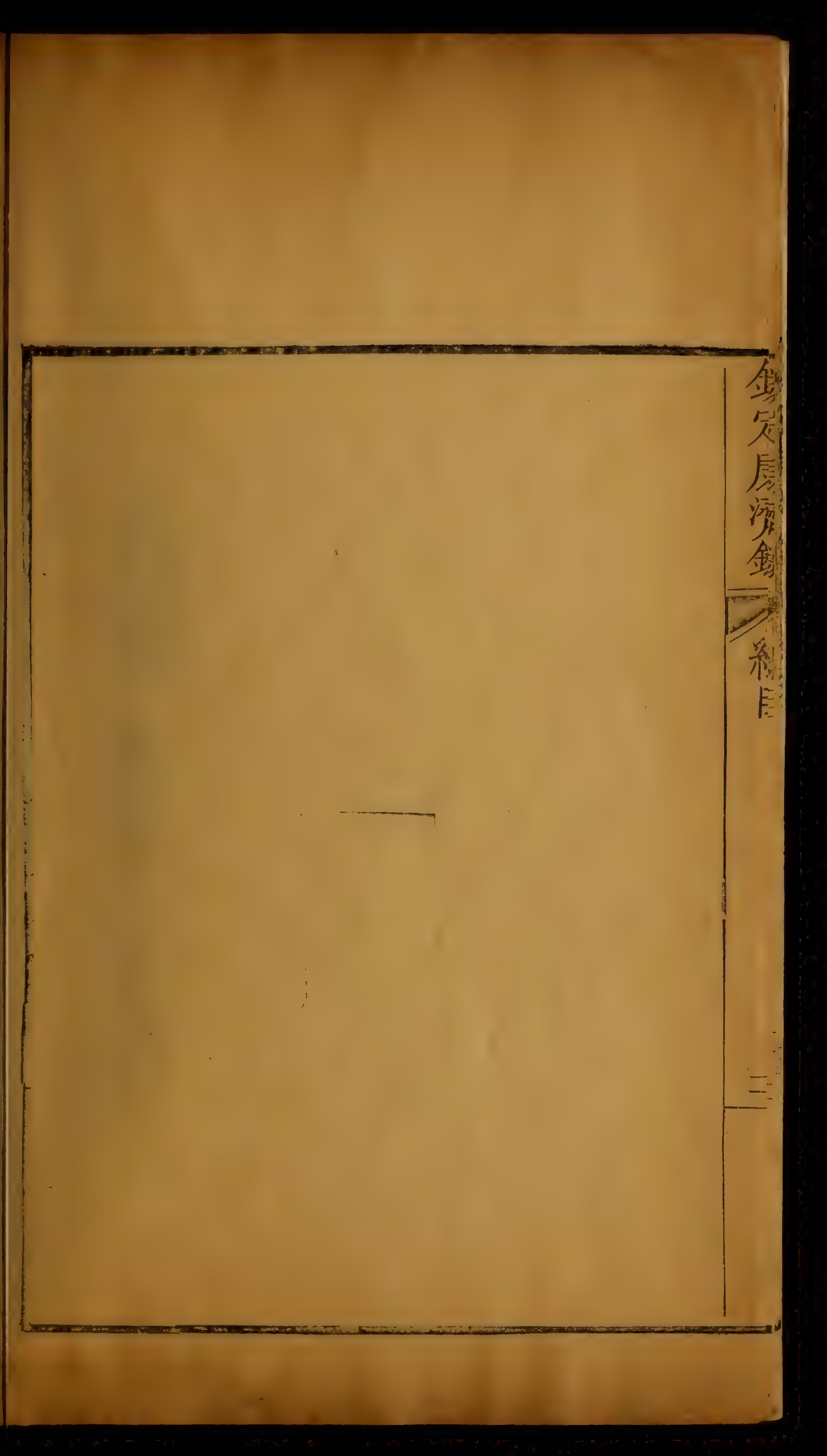
奏

欽定康濟錄總目

第四卷

事後之政　目六

附錄



欽定康濟錄 一 總目
三

欽定康濟錄卷之一

前代救援之典

總敘　聖賢之治天下。豈不欲斯民含哺鼓腹。日遊于太和之世哉。無如水旱之災。堯湯不免。使無良策以處之。致民有饑餒之憂。流離之患。如保之懷。肯恝然乎。於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荒政從之而出矣。是政也。非譜而何。夫古有治譜。欲其前後相師。以修其政令。何獨至于救饑而不以前人爲譜哉。爰集聖賢之言行。已昭救濟之謀猷者。或總列於前。或分陳於後。果能倣而行之。惠我元元。

如登大有。是謂也。不猶有脚之陽春。力可回天者耶。常目在焉。蒼生幸矣。

唐 堯之爲君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

謹案 三稱我字。是聖人以全副精神注之。一肩任來之意。四海雖大。若以我之爲君。有一民爲饑寒所困。而陷於法網者。非我之教養有虧歟。故朝乾夕惕。澤潤生民。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也。

【虞】舜彈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謹案】大舜認定民是吾之民。慍必爲之解。財必爲之阜。方遂其惠養元元之意。肯令凶年饑歲流離失所而不急爲軫恤哉。

【商】湯因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謹案】湯在位三十祀而遇大旱之年。共有七。民無菜色

者要非無備而能然也禱之尚如是之切上蒼有不爲之感動哉是六事之責不可少而九年之蓄尤不可缺也

周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十倍也最聚

謹案穀不積不足以救饑令不嚴不足以懼民嚴令積穀聖王權變之道也即豫備不虞之典也尚父不云乎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安不忘危敬勝之事也故雖禾黍油油必令倉箱盈足誠以豐年多蓄則饑饉可無

虞耳。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註云。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以戒成王。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千萬世人主之準則也。

孔子自魯適齊。時齊旱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玉帛。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

民之禮也。

謹案時當饑饉。若不節一人之用度。救萬姓之流離。天命民嵒之際。豈不大可畏耶。故夫子以此告之。使景公急以救民爲事也。

易經益卦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大全云。恩由上究。非僅一切轉移之術。始爲益之名者也。要在制民常產之外。若山林川澤之利。損以與民。貸稅田租之類。量加蠲免。如是益下。而民有不欣欣然蓋

發愛戴之心者歟。

書經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謹案舜之民曷嘗阻於饑哉然舜以黎民非百穀不能生其身非后稷莫能教其耕故必諄諄戒勉益見聖主賢臣安不忘危豫備不虞之意耳。

詩經大雅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又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宋董煟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說謂慰安人心然山川

禱祀從古有之。亦見古人憂畏之切。至七章言靡人不周。無不能止。非當時有實惠及于民。安能如是。

春秋魯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僖公憂閔元服避舍。躬節儉。絀女謁。輟樂。休工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慘毒之政。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放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侃等九人。率羣臣禱于山川。天即為之大雨。

謹案 天以水旱困人。正欲長民者之惠愛蒼生耳。苟能遇災而懼。恤民之瘼。更新善政。天將消其災而錫之福

矣。從古天人相感之理。如響應聲。夫豈獨僖公一事哉。

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謹案無三年之蓄。尚非其國。後之各省。其所蓄不知有幾。隋唐行之而有效。紫陽施之而見功者。社倉也。庶幾乎其得之歟。夫粟旣積之於京師。復徧之於天下。倉箱足而積貯豐。小民將擊壤而歌矣。聖人所以能樂民之

樂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財。貸種食也。二曰薄征。輕賦稅也。三曰緩刑。省刑罰也。四曰弛力。息徭役也。五曰舍禁。山澤無禁也。六曰去幾。去關防之幾察。使百貨流通。七曰眚禮。殺吉禮也。八曰殺哀。節凶禮也。九曰蕃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昏。多昏配則男女得以相保。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也。十二曰除盜賊。安良民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謹案】語云三代而上。有荒歲而無荒民。其所以無荒民

者必上之人有以豫備故也卽富者尚欲安之况老幼貧窮疾病之類有不在其懷保之中耶嗟夫政之不可偏廢如人身之脉絡不可一經不治致令其受病也世之爲政者果能視此而無愧焉康阜之休旁敷四海矣

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嗛同歉不滿之意也

明 邱濬曰君食不兼味以下卽周禮膳夫所謂大荒則

不舉者也譬如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已乃日餘膏粱于心安乎

齊羅賤桓公恐五穀之歸於諸侯欲爲百姓藏之問於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從之民爭爲囷京以藏穀

謹案桓公之慮固深管子之智更美倘不賞一二人以風衆人其誰我從此所謂藏富于民而君不致獨貧者也曷嘗盡歛于太倉之內哉夫國無三年之蓄者國非其國然則交相致益而後富强可甲于天下

【周】惠王十七年十二月衞文公立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謹案】治國不可以縱欲守位貴從乎民好膺民社者治本是圖躬行節儉則恩膏沛于萬姓菽粟足于倉箱矣懿公好鶴而文公能勤民布政不數年間國以富厚民用和輯人主好惡之間不可不慎也如此

【周】敬王四十年夏五月熒惑守心宿名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

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謹案】觀景公之言蓋不專爲一身而憂之矣相是股肱民爲邦本此數語何嘗有意格天而天則爲之格矣可見天人感應之理原在乎呼吸間子韋知其理而候之果徙三度仁哉景公智哉子韋也。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焉令大則薄令小則厚

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民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附。是兩匱之勢也。

謹案 理勢明則言辭達。文侯之論增賦。不事支流旁幹。直能探本窮源。賀者應慚。僞者宜懼。君子知此。民困必蘇。非社稷之福哉。

李悝爲魏文侯作平糴法。曰糴甚貴則傷民。甚賤則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

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以糴于民故雖遇水旱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日益富强

謹案收糴于豐熟之時出糶于荒歉之日務必平價而止民農皆不令傷非法之出于萬全耶有何水旱之足慮嘉謀若此食祿何慚在位者鑒此類推廣其仁術不負敦本愛民之君子矣

漢文帝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謹案文帝以草木羣生之樂其樂因念吾民窮困之顛連廣其仁術賑貸並行是陽春之所不及者文帝得而及之矣否則枯木有時暢茂窮簷赤子樂歲終身苦是草木之弗若不亦深可歎乎撫黎元者能觸景念民勿忘先王對時育物之懷則太和元氣長流行于宇宙中矣

文帝癸酉十二年晁錯上言曰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于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謹案】自古以民饑而擾天下者不一而足未聞無珠玉而擾其國者也錯勸其君賤珠玉寶五穀足國之本務其在是乎所以稱智囊也

景帝後元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

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事有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謹案此詔專重農桑委其責于太守致治之方莫若此矣況又令丞相不時奏聞此大法小廉民安物阜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皆以賢君稱也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

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謹案】仲舒以承流宣化。責成郡守縣令。此眞握要之言。大吏貴而不切。散官賤而無權。惟府縣官有守土之專。政令聲教。易與相通。末俗頹風。力能振作。劉向素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者。以其論事切中機要。而立意本于正大也。

武帝征和四年四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爲代田。一畝三甽。甽者。田中之溝也。廣一尺。深一尺。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耐風與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

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謹案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從古教稼任地各有便宜以盡輔相裁成之責武帝爲民治農事必使良才賢牧講求于隴畝之間以人工代天巧神明變化總期便民而不敢逸于圖治休哉盛業其漢治之隆歟。

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見蠻方飢餧困厄均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制告諭羣蠻而降之蠻地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謹案〕天災可畏。飢徧蠻方。設或再加困鬬。血刃者固多。僵仆者要亦不少。豈好生之心哉。監軍矯制而諭之降。旣得上國之體。且服小醜之心。以仁布德。以智全仁。宜乎上之獎賞矣。後之銜命閫外者。其將以此爲法乎。

明帝永平三年。大起北宮。時天大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上卽時罷之。遂應時澍雨。

〔謹案〕蒼蒼者天耶。孰謂理居元渺。一時無以格之哉。當

時勞民傷財。人心不安。而天意示警。僕射免冠切諫。上即罷役。時雨降而禾稼生。可見風雨之調和。原在人心之喜豫。蓋心和而氣和。氣和而陰陽交泰矣。王政本符乎情理。天心總寄于民心。信哉。

和帝永元五年。遣使分行三十餘郡。凡貧民之不能自食者。悉開倉賑給。

【謹案】和帝年十四五。能恤貧民。能除竇憲。亦云賢矣。第天性聰明。不如聖學日躋深邃。孰謂師保翼助之功。迂闊而不可近哉。

安帝時。皇太后鄧氏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危。故雖有水旱交侵。宇內復寧。歲仍豐稔。是勤政之效也。

謹案 民不賴君。何能活于凶歲。君不得民。何以享其太平。此君民一體之意也。假如手足有病。而心腹獨能舒泰乎。皇太后達旦不寐。以救饑民。世稱賢后。良有以也。

桓帝永壽三年春。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雜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

苗盡于蝗蝻之口。杼軸空于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化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

謹案古之帝王。每求直言。時開言路。民情得以上達。使閭閻疾苦。無時不昭揭于九重。是以政令所布。深愜民懷。恵澤所流。且周百世。而嘉謀嘉猷。并藉以垂光於千載耳。

【吳】孫權赤烏三年。民饑。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

【謹案】國之賴民。猶魚之藉水。魚無水則不生。國無民則難與治。三國之主。强半稱雄。肯置其蒼生于溝壑哉。但遣使之中。又貴擇人。必得公平廉幹精明寬厚之臣而後可。蓋百萬生民之命。懸于一人之手。豈云細事。細閱其史。一無所貶。亦曰知人。

【北魏】高宗和平四年十月。以定相二州霣霜殺稼。免民田租。◎承明元年八月。以長安二蠶多死。免民賦之半。

【謹案】稼與蠶。小民養生之本也。苟於此而無所得。衣食

已虧。催科再急。不迫人于盜藪也。舒矣。今魏不特因霜害稼而免其田租。且緣蠶息無收而蠲其半賦。恩何溥也。仁哉斯制矣。

高祖太和二十年。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於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沾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免。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

其言卽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謹案〕君心卽是天心君能以萬民爲心天未有不以一人爲念者也民未饑而君已饑天肯負愛民之君乎此魏高祖輟膳三日而時雨降可見感通之理原在君心君之愛民正所以愛身天之愛君原欲其愛民天也君也民也分之則有三合之則一體理本相通道無二致敬天勤民者所當三復斯旨

城陽王徽爲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

散安業者少嶽輒開倉賑之文武共諫止嶽曰昔汲長孺郡守爾尚輒開倉賑救民災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孝明嘉之加安北將軍

謹案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備位大藩而不知爲朝廷旬宣布化子惠黎元忝厥職也甚矣觀安北將軍之明斷先給後表一轉移間深合古名臣愛護百姓之至意後之君子可勿鑒諸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吳郡大水錢唐升米三百以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兼散騎常侍巡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

演之開倉廩賑飢民。凡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
枉者。悉判遣之。百姓蒙賴。

謹案 美哉元嘉之政。可見稱于天下後世者。蓋由飢饉
之年。令臣便宜從事。無一人之不被其澤也。民當枵腹
離散之際。誰不思邀惠于朝廷。以生其骨肉。倘巡行拯
恤者。患此而失彼。有始而無終。民受虛名。仍無實濟。何
煩此使為哉。演之得便宜之權。免掣肘之患。小者不遺
于黃口。壯者可釋于囹圄。尚有淚如淫雨。並垂于空釜
鵠衣之上歟。古云上有便宜之令。下無專擅之臣。信哉

此言也。

唐元宗開元十五年八月制曰河北州縣水災尤甚言念蒸民何以自給朕當宁興思有勞旰昃在予之責用軫于懷宜令所司量支東都租米二十萬石賑給◎二十二年十一月敕曰百姓屢空朕孰與足言念于此良所疚懷又聞京畿及關輔有損田百姓等屬頻年不稔久乏糧儲雖今歲薄收未免辛苦宜從蠲省勿用虛弊至如州縣不急之務差科徭役并積久欠負等一切並停其今年租八等已下特宜放免地稅受田一頃已下者亦宜放免

〔謹案〕開元之政。大有可觀。即此二詔。憂勤寬大之意。露于言表。此時也。宮廷肅穆。輔理承化者。多稱賢佐。是以有災即得上聞。遇荒即行補救。委曲詳盡。有實惠而無虛名。總之賤貨尊賢。去蔽去客。四者。古昔聖賢所爲翼翼小心。守之而勿失者也。豈獨爲荒政云爾哉。實萬世致治之常道也。

郭子儀因河中軍士常苦乏食。乃自耕荒田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謹案〕辛祐鎭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祐之始至也軍無隔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汾陽之在河中身體而力行之上不致吾君憂國帑之無輸下不苦吾民有助餉之拮据一事舉而憂及于君民非賢將而能若是乎

德宗賑給種子詔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饉愁怨無憀有離去井疆業于庸保有乞丐途路困于死亡鄉閭依然烟火斷絕種餉既乏農耕不興若東作儆期西成何望爲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虛公儲未贍濟人之急寧俟

盈豐馨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並宜賜種子二萬石同華州各賜三千石陝虢兩州賜四千石委州長吏卽與度支計會請受差公淸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應諸倉所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石京兆尹卽差官逐便搬載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惸目下不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

【謹案】制云東作愆時西成何望知此而有不錫之以種乎於是流離者可以歸鄉徬徨者可以止懼窮民而無告者可以生全雖曰衰草荒田不日而見靑禾之盈目

矣。

德宗時。諸州大水。陸贄請賑。帝曰。淮西鈌賦。不宜賑。贄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謹案〕陸贄精白一心。忠誠愛國。凡所敷陳。總以布達君上鴻恩。體恤閭閻窮困為主。所為行益道以事君者也。故稱千古名臣之最。

憲宗元和間。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

【謹案】憲宗儉于宮中。而厚于百姓。且欲令羣臣悉體此意。仁哉聖心。抑何自奉廉而施恩溥也。從古奢靡之主。恩賞雖濫。而于百姓無關。由其內蔽于欲。而於兆庶始屯其膏耳。是故致治之道。先以清靜根本之地爲主。

文宗開成四年七月丙午。滄景節度使劉約。奏請義倉粟賑遭水百姓。詔曰。本置義倉。只防水旱。先給後奏。敕有明文。劉約所奏。已爲遲晚。宜速賑恤。

【謹案】文宗實乃勵精求治之主。所以聞百姓之災傷。咎節度之不能先給耳。後之良有司。蓋深明乎救災拯患

之不可少緩。所以千擅發廪之愆。不避同事之譏。一切為己利身之想。毫忽不介于心。一朝出粟。億兆得生。其慈仁智勇。詎不足以昭示後人也耶。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春正月。或言營田有肥磽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太祖曰。利在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於是罷戸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謹案惠在一時。名垂千載。于周太祖見之矣。彼時若鬻田與民。斂錢在國。國亦未必因是而強。而已非損上益下之誼。是故牧民者。貴知立國之本圖。而不必斤斤焉。

講求于功利。則善矣。

世宗顯德五年。遣使均定境內田租。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田器蠶婦等。置之殿廷。欲均田面租稅。先以元貞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謹案世宗非五代之聖主耶。明達不下于唐太宗。愛養倣佛乎漢文帝。殿廷刻木而重農桑。諸道須圖而均田賦。在上者。知儲蓄之當先。得安不忘危之要道。在下者。明耕耘之宜急。有未雨綢繆之至計。非仁政歟。

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母不爲解者。安在其必償也。

謹案世宗以仁愛之心。發而爲矜民之語。大哉王言。被之當時而恩意浹于人心。垂之簡冊而仁政昭于後世。君民一體之理。深切而著明矣。願致治者之日鑒在茲也。

宋太祖乾德元年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之旱甚者。蠲其租。不俟報。

宋董熠曰民之災傷至易曉也今州縣或遇水旱兩次差官檢覆使生民先被騷擾之苦然後量減租數幾不償所費矣宜以乾德之詔爲法

真宗咸平二年春閏三月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略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

謹案治天下者果能以朱台符之言而力行之立見清

寧。太平可奏。故爲政而得其要者。若烟徵而火熾。水渙而水通。無往而不得民安物阜之盛也。

張詠知益州。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斗粟値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如原價糴之。奏爲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餒色。

謹案收穀粟代銀錢。至春仍依原價糶與窮民。此權宜通變之至計也。要其心無刻不以蒼生爲念。故能隨時

處置各適乎事勢之當然而民舉受其實惠耳自詠守蜀而朝廷無西顧憂誠哉是言矣

祥符六年秋七月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發明云治國之道莫大于革弊政而恤民瘼真宗禁內臣干預公事除農器稅皆治國之善政也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七月命三司刑部郎中鍾離瑾爲河北安撫使仍詔瑾所至發官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

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爲瘞埋其經水倉庫營壁亟修完之卑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爲給遺防監亡失官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備邊事機民間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宋 董煟曰祖宗救災非特旱傷禱祈蠲減而已有水旱卒然而至漂蕩民廬浸濕官廩其賑恤經營之方尤爲詳悉眞可端拜爲矜式也

仁宗慶曆元年十一月以京師穀價踊貴發廩一百萬石

減價出糶以濟民

謹案減價出糶其法最善在官無損在民有益但所發不多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又何益哉今以百萬石濟之不重米而重民知米由民出得反本還原之道窮民得食歡呼有不格上蒼而召和氣致豐年哉

仁宗每見天下有奏災傷州郡必加存恤嘉祐中河北蝗澇時霸州汶水縣不依編敕告示災傷百姓狀訴及本州不以時差官檢視轉運以為言上曰朝廷之政寄於郡縣郡縣之政寄於守令守宰之官最為親民民無災傷尚當

存恤況有災傷而不爲受理豈有心於恤民乎自判官知縣司戸主簿罰銅各有差等上謂左右曰所以必行罰者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恤民之意

謹案昔人云諒輔爲五官掾大旱禱雨不獲積薪自焚火發而雨大至戴封在西華亦然古之良吏爲民心切竟至於此今霸州諸吏蠹國病民惟銅是罰當時朝廷雖寛其責千載而下議者孰肯恕其草菅民命之愆乎

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各城門相近之寺院共十八處減價糶米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

謹案饑年富家藏米待價故爾踴貴今官米減價出糶自不得不爭先出米而賤賣然非循環糴糶彼知官米有限仍弗賤也

吳遵路既俵米與民又令採芻薪出官錢收買向常平倉糴米歸養老稚計買柴共二十二萬束比至嚴冬雨雪市無柴薪即依原價令其買去發賣官不傷財民再獲利

謹案出官錢收柴草既不令彼苦于難賣寒冬仍令販去又得趁錢一小事而令民兩番獲利非救荒之奇策而何

齊州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晁補之請粟于朝。得萬斛。為流者給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日給糜粥藥物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擇高原以葬無主者男女異壙使者嫉妬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按事乃更歎服。

（明）陳龍正曰。男女異壙禮行于亡魂矣。心之精微至此。此使者見而感服。蓋仁政之動人。有以化其偏私而發其天良也。

蘇耆。陝西轉運司。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東京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

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于朝。時同職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隣之義。生民皆繫于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謹案 民之竟日而不可無者食也。至數日則死矣。手握生民之權。坐視而不救。仁者當如是乎。蘇者深明春秋之義。寧甘自罪。不累同僚。識力擔當。獨超千古。豈庸愚之有司所可及哉。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漑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謹案 民可救而恩未逮。心雖切而事不奮。雖有仁心而不繼以仁政。終未有以溥朝廷之德澤也。許尹決水漑田。寧甘自罪。有猷有爲。非良牧而何。

神宗熙寧七年。夏四月大旱。帝語翰林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

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弊會鄭俠繪所見爲圖上之於帝閱後竟夕不寢遂慨然行之詔出人情大悅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謹案昔范鎮云水旱之作由民生不足憂愁無聊之歎上薄天地之和耳故新法一罷民心悅而天道應時雨立沛凡君臨天下者可不以民情而感通天意耶

吳越大旱時趙抃知越州當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有幾鄉當廩於官者有幾何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

之者有幾所。庫錢倉米。可發者有幾許。富家可募出粟者有幾姓。僧道士所食之羨餘書於籍者其幾有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時得粟四萬八千餘石。自十月朔。人日給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相蹂也。使男女異日受粟。人受兩日之糧。憂其流亡也。城市鄉村立給粟之所。共五十七處。使各以便而受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出官米平價而糶。糶所共一十八鋪。使糴者便於受粟。給工食。大修城池。病者醫。死者埋。收棄兒。廪窮人。至五月而止。事有未便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輒行。事無巨

細。必躬親之民賴以生。

舊評云。其施雖在於越中。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之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故采於越。得所施行。樂爲之識。

徐寧孫賑濟饑人。其策有三。第一策。本州縣當職官。盡實抄劄。果係孤老殘疾。并貧乏不能自食者。大人少兒。籍定姓名數目。將義倉米。逐鄉逐鎮。逐坊逐巷。分散賑濟。處處

請鄉官或士人。各三人。如無上戸士人處。則請耆老忠厚
者。置冊收支。給散關子。每五日一次。併而給之。大人日給
一升。小兒減半。凡州縣市鎮鄉村。並令同日同時支散。以
革重叠冒請之弊。乞丐等人。亦同日同時別作一處支米。
不得滚入饑民賑給。第二策。糶賣米麥。本濟窮民。奈有在
市牙儈。與有力滑徒。令匪人假爲窮民。裝飾冒糴冒支。且
又串同夥手。單賣與奸詭相知之輩。不及村落無食之民。
即有糴得窮民。已是將畢之際。强半糲穀糠粃。弊竇無窮。
遂令本州縣立賞錢一百貫。令人舉首。務要及於鄉民。無

許冒濫。其第三策。賑濟當支散日。用五色旗。分為五處。每處分差指使二員。吏二名。抄劄饑民。每一名給與牌子。并小色旗。候支散。及數前來賑濟。散了一旗。再散一旗。不許亂赴請所。蓋事貴循序。不得併在一處。挨擠喧鬧。

謹案此三策皆救荒之要。則缺一不可。不然。饑民不得實惠者有之。猾吏奸民而倍得者有之。因賑給而擠踏至死者有之。熟此。則人事既多克全。何患天災之忽降也。

元祐初。河東京東淮南災傷。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賑恤有

五術。一曰施與得實。二曰移粟就民。三曰隨厚薄施散。四曰擇用官吏。五曰告諭免納夏秋二稅。上嘉納之。

謹案 五事得行。民在堯湯之世矣。雖災而不受災之害。非蒼生之幸歟。不知蒼生之幸。即國家之福。不可二視。

蘇軾知杭州。時值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蠲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度僧牒百張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

謹案 蘇軾之有益於杭也。最稱久遠。築堤引水。利濟民田。至今猶多賴之。蓋不獨救荒一事之請蠲減糶也。從

古名賢入則處共爾位。曲體君心。出則利濟蒼生。爲國霖雨。固非僅恃文辭末技。鋪張揚厲。以干名譽已耳。繼軾而爲刺史者。其無務爲文章以與軾相較優劣。然後可。

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待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少過實。正當畧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敢言者矣。

謹案知明處當。然後可以論國家大體。祖禹賢臣也。洞悉民情。因申說奏災之不可罪。言簡而理勢盡該。正足以濟其封還奏章之力。

高宗紹興中。詔拯濟原爲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

明陳龍正曰。守令之賑城市。遺鄉村。豈非身在城市。據所見。忘所不見耶。夫窮民惟鄉村最多。以彼蠢愚無知。或生平畏見官長。忍餓不敢出。或事歸里正保長。任意

欺瞞。或保正胥吏，勒索使費。强匿戶口。種種情弊，百出不窮。此處正宜盡心查察。可聽其遺漏。而一任窮民之無告哉。

孝宗淳熙九年七月。以江西常平義倉。及樁管米四十萬石。付諸司預備賑糶。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浙東提舉朱熹以備賑糶。詔發所儲和糴米百四十萬石。補淳熙八年賑濟之數。於沿江屯駐諸州樁管。○九月。以錢引十萬緡賜瀘州備賑糶。◎十一年六月。詔諸州歲買稻種。備農之闕。

【謹案】小民得分釐之惠。感激已殷。况在饑年。其欣幸也

莫可言狀。又況賑糶賑濟。行之不倦。更日有所得哉。故

南渡之賢君。當推孝宗爲第一。

浙東大饑。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既拜命。即移書他郡。廣募米商。蠲其稅。及至。客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書已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賚以行。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惶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

◎朱子又嘗言於上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謂熙寧

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謹案〕愛民之政。身不力行。知之無益。行之不早。救之無益。所以朱子一聞上命。即刻力行。招商訪困。不辭獨歷深山。以生餓殍。使州縣聞之。無不惶懼奉行。是一人之所活有限。而諸吏之救人無窮矣。非賢者而能之乎。朱子文章不可及。其政事乃如此。此其忠君愛民之心。曷常有須臾之間哉。

楊仲元調宛邱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此狡吏導

民而然仲元入自日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猾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得免稅

謹案愛民之人當此一邑流離之日恨不能奮身以救故見親民之官惟以宴飲爲樂而不計及民瘼一腔慈惠之心不得不激爲直戇之語矣凡諸守令所當廣厥聰明不蔽于近始可與言爲政之道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發明云世祖因御史臺臣之言詔停燕南等路租賦一舉而聽言恤民之事皆在其中是亦可謂惠愛乎斯世

斯民者矣。

至元二十二年。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

謹案帝王家能有一人以百姓爲念者。則四海盡受其福矣。況太子哉。羨餘之獻。皆民脂民膏。加派苛征而來者也。聚斂之臣。聞此言也。亦可以知所警矣。

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丁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戸。帝曰。此亦何

待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

謹案 急于救民者有不待再計而決也。使稍有所吝。或令檢踏。或令移民。必有無限躊躇之事矣。總之惟明惟斷。乃能推實惠以子民。

成宗大德七年。詔比歲不登。賑飢乏之。蠲差稅。貸積逋。近聞百姓困乏之者尚衆。今內郡曾經賑濟人戶。其大德七年差發稅糧。盡行蠲免。飢民流移他所。多方存恤。從便居住。如貧乏不能自給者。量與賑給口糧。被灾處所有好義之家。能出己財。周給貧乏之者。具實以聞。量加旌用。

謹案不登之歲。禁賑之外。窮黎賴富室以得生。富民因濟困以榮身。亦荒政權宜之一法也。

大德十一年。江浙饑。中書省臣言杭州一郡。歲以造酒糜米二十八萬石。禁之便。

謹案以必需之物。置之可省之途者。以米作酒是也。無酒人不害。無米人不生。禁之便。

武宗至大二年。詔被灾曾經賑濟百姓。至大二年腹裏江淮夏稅。並行蠲免。至大二年正月以來民間逋欠差稅課程。照勘並行蠲免。◎三年十月。詔大都上都中都比之他

郡供給繁擾與免至大三年秋稅其餘去處今歲被災人戶曾經體復依上蠲免已徵者准下年數

謹案蠲之爲言惠民之政也然亦貴及時否則追呼旱迫杼軸已空恩詔來自九重而國課已納千百室此際上有隆恩下無實惠中間吏胥有私飽其囊橐而已奉宣德意者所當實心實力剔弊釐奸爲要

順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中書省臣言今當春首耕作之時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都勸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水

旱盜賊等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合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踐踏田畝。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謹案】蒼生愚賤。全恃朝廷之經綸以安。果如是之經理咸宜。施無不當。則民自享盈寧之福矣。撫民者所當條列其事而行之。庶無負司牧之責。

【明】太祖吳元年六月不雨。上日減膳素食。羣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已。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下令免今年田租。

謹案太祖以蠲租爲寛民之力。以民心爲天心。是窮源而得本矣。尚肯困民而拂天乎。有明數百年開國規模。最稱寛厚。于此亦可得其一二。

洪武初。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萬餘石。知府費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

謹案民之爲盜。多迫于無可如何耳。有司已得其情。自宜及早招來。予以自新之路。仍爲治世良民。但救之貴

早遲則積惡多而不可屈國法以徇民救之貴有權有力否則適以餌盜而奸民易肆其詐譎此一等處置非精明强幹而又能保惠黎元者皆不足以語此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上諭戸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戸部卽令天下有司自今凡遇飢歲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謹案飢民之待食如烈火之焚身救之者刻不可緩卽

以一日試之亦無不驗使必待往返而後發粟賑濟生者尚可邀恩死者焉能復活太祖命先貸後聞四字之中仁心仁政悉包羅無遺矣

成祖永樂十年敕戶部朕爲天下主所務在安民而已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匪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十一年正月上謂通政司曰朕令來朝有司言民利病率云田穀豐稔比聞山西民乃食樹皮草根自今悉記之境內災

傷。已不自言。他人言者。必罪。

謹案守土之人。往往不肯以災傷報者。意欲處于賢人君子之列。以爲我能愛民。而天災不至。殊不知匿災不達。遲悞之愆正大。成祖深明其事。非睿哲之主乎。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過鄒縣。民大飢。競拾草實爲食。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見男女衣皆百結。竈悉傾頽。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災荒處。已經奏免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

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戶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太子曰。且與六斗。毋懼擅發。予見皇上。當自奏也。至京果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皆朕之赤子哉。

謹案太子之過鄒也。始以民隱不上聞爲可歎。繼責執中身爲民牧。絕不動心爲可恨。三言飢民與死爲隣。猶語秋糧爲可笑。心切愛民。語皆循序。堯舜之仁。不過如此。後永樂復以麥舟爲喻。父子一心。善人是則國祚之

一永宜矣。

仁宗洪熙元年四月。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過何似。對曰。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糧如故。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併罷官買。士奇對曰。當令戶工二部知之。上曰。救民之窘。當如拯溺救焚。慮國用不足者。多有不決之意。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草詔于西角樓。遣使賫行。上顧士奇曰。今可語二部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里。其間未必盡荒。無收亦宜別之。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

民寸寸計較耶。

謹案仁宗此詔。莫言蠲租。卽此一番婉轉深心。亦不易覯。令人見之。感德于數百年之後。而況身逢其世乎。合宏廣大。直與天地同符。

宣宗宣德九年正月。巡撫周忱奏內有云。臣將各府秋糧。查其數內。有北軍京職俸米一百萬石。該運南京各衛上倉。聽候支給。計其船脚耗費。每石須用六斗。方得一石到倉。臣嘗奏乞將前項俸米一百萬石。于各府存收。着令北京軍職家屬。就來關支。可省船脚耗米六十萬石。又免小

民搬運之勞。荷蒙聖恩准行。遂得省剩耗米六十萬石。欲于蘇松常三府所屬縣分之。各設濟農倉一所。收貯前項耗米。後遇青黃不接。車水種田之時。人民缺食者。支給賑濟。奉旨准行。小民俱有賴焉。

〔謹案〕位鎮封疆。原非凡品。此時若不救濟蒼生。上紓君父之憂。以爲本固邦寧之計。豈不有辜屏翰撫綏之職乎。今奏減六十萬石以惠窮黎。大臣經濟。于此始稱無愧。

世宗嘉靖八年。山西大飢。叅政王尚絅上救荒八議。一曰。

愍飢饉。乞遣使行部。問民疾苦。二曰。恤暴露。乞有司祭瘞。消釋厲氣。三曰。救貧民。乞支散廩積。秋成補還。四曰。停徵斂。乞截留住徵以俟豐年。五曰。信告令。乞勸分蠲粟。六曰。推糴買。乞令無閉遏。七曰。謹預備。乞申舊例措處積貯。勿使廩庾空虛。八曰。恤流亡。乞所過州縣。加意存恤。勿使羣聚思亂。戸部覆議行之。

謹案嘉靖繼統之後。連歲飢荒。其所以寧輯者。諸臣匡救之力耳。王參政八議。與林僉事同在一時。誠皆一路之福星也。

嘉靖三十二年。程文德疏。水災異常。言官屢奏。持議未見歸一。臣謂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荒莫便于近。莫不便于拘。宜各遣行人。賫詔宣諭。令各州縣。自爲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廩。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納事例。亦許就本地上納。即粟麥黍菽。凡可救飢。皆得輸于倉庫。計値請劄受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爲等則。以憑黜陟。即撫按守巡賢否。亦以是稽之。制可。

【謹案】時當儉歲。人肯以便宜請。則民之全活者多矣。何

也。救荒貴速而惡遲。文德所言。凡可以救民之飢者。皆得上納。是收涓滴之淸流。而沛恩膏于涸轍矣。飢者不飢。流者不流。非若寒谷之回春歟。

